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⑤
周駿富輯

明史竊列傳(一)

八三卷

(明)尹守衡著

明文書局印行

wt 75/02

史

竊

光緒丙戌重校

板藏邑局

史竊序

顯皇帝之十年余與寶安

尹冲玄先生同舉於鄉迨通籍未幾同返
初服癸水榕溪之濱吾兩人歲一至焉至
則出所著誤互相商確一日余出彙史以
質先生曰此述古者也不敢作也彙之耳
先生亦出史竊以示余曰此誌今者也不

月一
敢專也竊之耳歲月幾何先生躋大耄而
遊岱史竊梓成矣今

上之九年先生長公魁昌登賢書乃以史竊
屬序於余曰吾先子之志也余卒業唯唯
微子言余久已心許之其敢以耄辭夫史
難言矣古之爲史者數十家班固范曄當
時一以爲淺陋一以爲佻巧自漢而下有

不稗官晉齊諸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
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是其疵處浩如烟
海雖更僕未易悉論其醇者則左氏與龍
門氏稱良史焉乃范甯謂左富而豔其失
也誣王通謂史之失自遷始曰記煩而志
寡噫二史猶不免於腹誹則言史於今尤
難之難矣雖然脩詞之軌多端立言之途

惟一述前者宜據信後者宜實謀始者宜
慎布言者宜忠史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
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濫美乎自我述
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濫也謂慎乎斯固
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四者失一不足
以訓矧并其四而失之勢必至於流綴濫
簡踏雜而不可以觀此又今野史之通弊

也余習先生久知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
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
宗內典金經玉笈之秘陰陽醫卜百家技
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扼
塞之要法家比讞之言一時士人流品山
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一
旦有慨於

明興幾三百年景化醲郁人文熙朗凌躐近代追軌古初固宜勒之琬琰以垂不朽乃正史未舉積有年代於是取

厯朝典故及散見於諸書者出之以一人之筆探賾補漏提要鉤玄爲紀八卷志六卷世家十卷列傳八十三卷而紀志之闕者俟焉法丘明以爲編年法子長以爲紀傳

總之右質而左文正疑而傳信務詳而忌
畧崇雅而黜誣余見其紀事也邇其所可
知非據乎言其所必覈非實乎疑之必闕
非慎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四者
備矣分途別類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
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
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鄭夾漈有言

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斯言也微先生誰與歸昔班氏脩其父業而或者以野史間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署俾續成史今先生之子孝廉魁昌文學兆昌玉如皆博物弘覽世其家學不日聯翩起讀中秘書聖天子坐白虎給筆札分局計畧出金匱石

室之闕令蘭臺之彥勒成一代大典吾見
先生之孟若季必以先生成書進且大闡
先生之旨以補先生之闕而成不朽盛事
九重萬幾之暇犁然有當於衷行將頒布中
外昭茲來許先生雖往有不往者存信乎
其書如日其道如山矣竊之云乎哉若余
之彙史卷帙浩繁殺青無日祇合付兒曹

引月三
藏之笥中以飽蠹耳余甚愧先生矣余甚
愧先生矣

崇禎戊寅秋日眷年弟張萱題於西園之
論世齋時年八十有一

史竊序

甚哉史學之難言也不挈其綱則漶漫無
章不釐其緒則挂漏難悉不勘覈一代真
精元氣榮鏡所在則人物臧否古今升降
禮樂刑政豐殺野僊形勢阻阨封疆壺橐
與夫山藪川浸土田墳壚之屬犁然悉備
猶思莫遯說鈴書肆之詆嫗維春秋一編

文成數百其指數千獨叛義例龜準皇王
洵三代以還炳乎揭赫曦而行中天者侘
如龍門扶風平陽順陽永康鉅鹿輩非不
人成一家言以軌於春秋猶然燭火之於
日月迺範世貞教者輒舉吾鄉紫陽綱目
相提而論雖微言刺譏不謂盡符節春秋
其懍奉憲章匡豎一王大法眡春秋微指